

当我把人脑比做电脑时，决非对人脑有任何不恭冒犯之意，而是为了表示电脑具有巨大潜力。我不认为人脑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般聪明，但确信电脑可以比我们所想像的聪明得多。

——W. 丹尼尔·希里斯：《电脑如何思考》^①

I

奇才

计算机……可以用来实施几乎任何形式的犯罪，甚至可以用来置人于死地。

——引自洛杉矶警署一位警官的话

第 00000001 / 一章

那辆破旧不堪的白色轻型货车令她心神不宁。

这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丘伯提诺城德·安扎街的维斯塔餐馆。列拉·吉伯森坐在吧台旁，紧紧攥着冷冰冰的马提尼酒杯，完全不理睬近旁站着的两位小伙子投来的挑逗目光。这两人都是被称为“芯片骑师”的专门从事硬件制作或销售的电脑公司员工。

^①希里斯：美国应用才智计算机软件公司首席技术官及创办人之一。该书原名 *The Pattern on the Stone* 字面义为：《硅石上的图样》。

她再次向外看去。绵绵阴雨中，并不见那辆没有窗玻璃的福特伊克诺莱小货车的踪影。但她确信，它在从她家到餐馆的这几英里的路上一直在跟踪她。列拉滑下吧台凳，来到窗户边向外眺望：那辆车并不在餐馆的停车场里，也不在街对面苹果电脑公司或相邻的属于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停车场里。从逻辑上说，假如开车人的确是在跟踪她的话，这两处可都是停车监视她的好地方。

不，那辆车只是个巧合，她暗忖，只是自己一时多疑才把它看得过于严重了。

她回到吧台坐下，瞟了瞟那两个一会儿自得其乐，一会儿又向她投来暧昧笑容的年轻人。

就像所有来这儿寻欢作乐的小伙子一样，他们穿着宽松的休闲裤，衬衫外不打领带，脖子上挂着在硅谷无处不见的标记——用细帆布带系着的公司标识牌。这两人佩戴的蓝色牌子格外醒目，是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餐馆里的其他人中有来自康柏、惠普和苹果电脑公司的员工，当然少不了还有一些新出道的毛头小伙，他们来自大批新成立的网络公司，硅谷尊贵的老驻客对这些公司很有些不屑一顾。

列拉·吉伯森今年三十二岁，比这两位追求者可能要大上五岁。但她属个体经营，从事的又并非电脑行业，因此无疑要比他们穷上五倍。不过这两个男人才不会在乎这个。她生动并富有异域情调的脸庞，一头散乱的乌黑头发，高及脚踝的短靴，红橙两色相间的吉卜赛式裙子，以及一件令她苦心锻炼出的臂肌格外引人注目的黑色无袖上装，这一切早已将他们迷得神魂颠倒。

她估计再过两分钟这两个小伙子中就会有一个上来搭讪，而她只错估了十秒钟。

年轻人朝她说的不过是她已听过无数次的老一套话的翻版：对不起我并不想来打扰你不过我说你要不要我替你打断你男朋友的腿居然让如此美丽的小姐孤身一人在餐馆苦等顺便请问在你决

定打断哪条腿时能否允许我请你喝上一杯？

换了别的女人，也许会勃然大怒，或者一脸尴尬，面红耳赤，结结巴巴无言以答；甚至还有可能顺水推舟，借机也来调情一番，让他请自己喝一杯根本不想喝的酒，只因为不知该如何对付这种状况。那些都是比她柔弱的女人。而列拉·吉伯森并非寻常之辈，她曾经被《旧金山记事报》授予“都市自我防卫杰出女性”的称号。此时她两眼正视男人的眼睛，彬彬有礼地微笑应道：“这会儿我想自个儿呆着。”

就这么简单。交谈结束。

他惊讶于她的坦率，于是避开她坚定的目光，回到同伴身边去了。

力量……这就是力量。

她啜了一口杯中的酒。

其实那辆该死的白色货车已经让她想起了所有的防身细则，那是她在担任女子防身教练，教授女子如何在当今社会保护自己的经历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刚才在驶往餐馆的途中，她往后视镜瞧了几次，便注意到那辆货车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尾随在后。开车的是个小伙子。白种人，但棕色头发梳成蓬乱的“骇人”辫子头样式。他身穿作战服，尽管是阴天，还下着蒙蒙细雨，却戴着太阳镜。当然，这里是硅谷，从懒汉到黑客各色人等都有。即便是到星巴克咖啡店喝咖啡，看到说话彬彬有礼的服务生理着光头，身上到处刺着挂饰物的孔眼，一身都市贫民区痞子打扮，也是稀松平常之事。不过，开车人瞪着她的目光里似乎包含了某种莫名的敌意。

不知什么时候，列拉发现自己正心不在焉地把玩放在手提包内的胡椒面瓶。

再次往窗外看。眼前只有用从事网络业赚的大钱购买的豪华轿车在来来往往。

再看看室内，周围云集的不过是些没有恶意的电脑高手。

放松，她对自己说，同时啜了一口烈性马提尼酒。

她望了望壁上的挂钟。7点1刻。桑蒂迟了十五分钟。她平常不这样的。列拉拿出移动电话，但屏幕上显示的却是：停止服务。

她正准备找一部付费电话，一抬头，只见有位年轻人走进餐馆向她招手。她确信自己认识此人，但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却记不起来。不过那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金色长发，以及嘴上蓄着的山羊胡子，在她脑海还是印象蛮深的。他下身穿着白色牛仔裤，上身是一件皱巴巴的蓝色工作衫。惟有与硅谷商人身份很是相称的领带，还能表明他是美国这个公司制国家的一分子。不过领带上的图案既不是条纹也不是摇滚歌手杰瑞·加西亚推崇的和平花，而是一只卡通翠喜鸟。

“嘿，列拉，你好。”他上前握了握她的手，倚着吧台。“还记得我吗？威尔·伦道夫，桑蒂的表兄？我和切丽尔是在楠塔基特岛——弗雷德和玛丽的婚礼上认识你的。”

对，就是在那里见到他的。当时，他与怀孕的妻子一道和列拉及其男友汉克坐在同一张桌上。“当然记得。最近怎么样？”

“还好。就是忙。怎么，还有谁没来吗？”

他的标识牌上写着“施乐公司帕罗阿图研究中心”的字样。她不由得肃然起敬。即便是不搞电脑的人也都知道施乐公司富有传奇色彩的帕罗阿图研究中心，它在往北距离这儿五六英里处。

威尔示意服务生过来，点了一杯低度啤酒。他问：“汉克近来如何？听桑蒂说他正设法在威尔斯伐戈银行找份工作。”

“哦，对。已经找到了。目前正在洛杉矶接受新员工培训。”

啤酒端上来了，威尔喝了一口。“祝贺你们。”

停车场上一团白光闪过。

列拉心里一咯噔，迅速朝它望去。可那是一辆白色探险家福特汽车，里面坐的是一对年轻夫妇。

她的目光越过福特车，再次环顾了一遍大街和几个停车场，回想起在来这儿的途中，当她拐进餐馆停车场时，那辆货车曾从她车旁驶过，当时她朝车身瞥了一眼。那儿有一块暗红色的污渍，也许是泥巴——可她觉得它更像血迹。

“你没事吧？”威尔问。

“没事。对不起。”她收回目光转向他，暗暗高兴身边多了个盟军。这又是一条防身细则：二人同行永远胜过孤身一人。此时列拉将它略做修改，加上一句：即便两人中有一个是骨瘦如柴，身高不超过一米七七，还系着一条卡通领带的计算机高手。

威尔继续说道：“刚才在回家的路上桑蒂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这里停一下，给你捎个口信。她一直打你手机，可怎么也打不通。她加班迟了，问你能否到她办公室附近的那家餐厅和她见面。那个地方你们上个月去过的，叫仙乐是不是？山景城的仙乐分店。她预订了 8 点的桌子。”

“你没必要亲自过来。她可以将电话打给这里的服务生，让他们跟我说。”

“她还想让我顺便带给你上次在婚礼上拍的照片。你们俩今晚可以一起瞧一瞧，想洗哪张尽管告诉我。”

这时威尔见到一个朋友经过吧台，举手打了个招呼——虽然硅谷方圆几百平方英里，说到底还只是个小镇。他朝列拉说：“我和切丽尔本来准备在这个周末把那些照片——带到圣巴巴拉城桑蒂家的……”

“是呵，我们准备星期五到那儿去。”

威尔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要与人分享。随即他拿出皮夹子，翻开来，露出一张他与太太和一个粉嘟嘟小不点婴儿的全家照。“上星期刚出世，”他骄傲地说，“克莱瑞。”

“噢，真可爱。”列拉轻声赞道。

“为此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出远门。”

“切丽尔好吗？”

“她很好，孩子也很好。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过……不过，我得告诉你，一旦做了父亲，生活便完全改变了。”

“对此我毫不怀疑。”

列拉再次看了看钟。7点30分。晚上这个时候开车到仙乐要半个小时。“我最好现在就过去。”

随即，一阵惊恐猛地又袭上心头。她再次想到那辆货车和开车人。

“骇人”辫子头。

斑痕累累的车门上那块红褐色的污渍……

威尔用手势招呼服务生过来买单，并付了钱。

“你不需要这么做，”她说，“我自己来。”

他大笑。“你已经付了。”

“什么？”

“还记得婚礼上你告诉我的那家共同基金吗？你才买的那家！”

列拉想起自己当时肆无忌惮地大吹特吹一家生物科技基金如何了得的情景，那家基金去年猛涨了百分之六十。

“从楠塔基特岛回来后，我就狠狠买了一笔……于是就……多谢了。”他把啤酒瓶朝她歪了歪。随后站起身：“你没事吧？”

“当然。”列拉嘴里应着，双眼始终不安地望着门口，两人往外走去。

只是多疑罢了，她宽慰自己。随即心里泛起平日时不时会涌上心头的想法：看来确实应该给自己找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来干了，就像餐馆里所有这些人一样。她不该满脑子想的都是暴力。

肯定是这样的，不过是多疑症在作怪……

可是，倘若果真如此，当她拐进这家餐馆的停车场，并朝那个梳着“骇人”辫子头的小子瞥去一眼时，为什么他要那么快地加大

油门逃开？

威尔走出店门 撑开雨伞 举在两人头上。

列拉想起另一条防身细则：需要人帮助时尽管开口，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拉不下面子。

可是 列拉正准备开口 请求威尔·伦道夫在拿了照片后送她到车子旁时，心里猛然想道：倘若货车里的那小子果真对她不怀好意，把他也卷进这场危险是否太自私了？眼前这个男人既为人夫，又刚做了人父，得抚养照顾妻儿。这么做对他似乎不太公平……

“有什么不妥吗？”威尔问道。

“没什么。”

“真没什么？”他穷追不放。

“是这样，刚才从家里来这儿时，我想有人跟踪我。是个年轻人。”

威尔看看四周。“你看到他了？”

“这会儿不见了。”

他问：“你是不是建了个网站 关于妇女如何自我防卫的？”

“对。”

“你觉得他是不是知道这点？很可能他是在故意骚扰你。”

“也许吧。我收到的攻击性邮件会吓你一跳。”

他拿出手机。“要不要报警？”

她想了想。

需要人帮助时尽管开口，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拉不下面子。

“不 不需要。只是……你能不能 等拿了照片后 陪我一起走到停车的地方？”

威尔微笑道：“当然可以。虽然我不太懂空手道，但起码可以大声呼救。”

她笑起来。“多谢了。”

他们顺着餐馆外的人行道往前走。她一路查看着车辆。这里同硅谷的所有停车场一样，停着许多名牌车，有瑞典的绅宝，德国的宝马，还有日本的凌志。但看不见轻型货车。也没有小伙子。没有血迹。

威尔点头示意他停车的地方，在后停车场。他问：“看到他了吗？”

“没有。”

两人穿过一小片杜松林，来到他的车子面前。是一辆纤尘不染的银色美洲虎。

上帝，难道硅谷除了她谁都是有钱人吗？

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两人来到汽车后部的行李箱前。“那次婚礼我只拍了两卷，但里面有些照得相当不错。”说着他打开行李箱，停了停，环顾了一眼停车场，她也跟着望了一眼，四周空空荡荡。他这辆车是惟一的一辆。

威尔朝她一瞥：“你一定对‘骇人’感到奇怪吧？”

“骇人？”

“对。”他说。“‘骇人’辫子头。”他的声音完全变了样，显得含混不清。他仍在微笑，但面部表情此刻已完全不同。换上的是——一副饥饿难耐的样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不动声色地问，恐惧却在内心轰然炸开。她注意到一根链条拦住了后停车场的入口。一定是他开车进来之后挂上的——不让别的车辆进入。

“那不过是假发而已。”

哦，主耶稣，上帝，列拉·吉伯森不由得在心里想。她有二十年没这样祷告过了。

他直视着她，捕捉到她内心的恐惧。“我先把车停在这儿，之后偷了一辆货车，从你家开始跟踪。我故意穿上作战服，戴上假

发。知道吗？目的是为了让你紧张，让你神经兮兮，胡思乱想，巴不得我呆在身边……你那些细则——那些城市女性自我防身的玩意儿，我全都了如指掌。千万不要和男人去空旷无人的停车场。成家又有孩子的男人比单身男人安全。想知道那张全家照吗？皮夹子里的那张？那是我拿《父母》杂志里的一张照片用电脑合成的。”

她用耳语一般的声音绝望地问：“你难道不是……”

“桑蒂的表兄吗？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之所以挑选威尔·伦道夫是因为你有点认识他，他又有点像我。我的意思是，假如你不认识我——起码要以为自己认识我，我是绝对没有办法把你孤身一人弄到这儿来的。我说，还是把你的手从手提包里拿出来吧。”他举起她随身带的胡椒面小瓶。“刚才一道出来时被我拿到了。”

“可是……”她绝望地耷拉着肩膀，一边抽泣一边说，“你是谁？你甚至根本不认识我……”

“不对，列拉，”他低声回答，一边端详着她的痛苦，那副样子就像一位傲慢的象棋大师仔细观察手下败将的面孔，“我了解你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一切。”

第 00000010 / 二章

慢一点 再慢一点……

别把它们弄坏了 别折断了。

细细的螺丝被一根一根地从小收音机黑色塑料壳上旋下来，落在年轻人修长、健壮的手指头上。有一下，他差点把一根螺丝上的细齿纹折断了。他只好停下手，坐回到椅子上，透过小小的窗户

向外眺望。窗外，阴沉的天空正笼罩着圣塔克莱拉县^①。他眺望着，直到人完全放松。此时是早上 8 点钟。这项艰巨的任务他已经干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十二根用来固定收音机外壳的小螺丝都被卸了下来，放在一张黄色自粘便条纸的黏胶部分上。怀亚特·吉勒特拿掉这台三星牌收音机的机壳，细细端详起来。

和以往一样，他的好奇心不可遏止地奔涌，如同奔马驰骋赛场，一发而不可收。他在想为什么设计者要在板与板之间留下这些空隙，为什么调谐旋钮上要特意用这般粗细的绳子，焊锡中的金属成分占多大比例。

或许这是最佳设计，或许并不是。

或许是设计工程师懈怠不专心所致。

制作收音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继续拆卸机上的部件，把电路板旋下来。

慢一点，再慢一点……

怀亚特·吉勒特今年二十九岁，面孔瘦削，长着一米八五的个头，体重不到七十公斤，属于老是让人想到真该有个人帮他长点肉的那类人。一头黑发近乎漆黑，有好些天没梳理清洗了。右手臂上有一处文身，图案不太精致，是一只海鸥飞翔在棕榈树上。褪了色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灰色工作衫松松地穿在身上。

春天的寒气让他有点发抖。猛的一个哆嗦令他手指一颤，折断了一根细螺丝钉头上的槽沟。他绝望地叹了口气。即便是像吉勒特这样在机械方面有特殊天分的人，没有合适的工具，也只能做到这些。他此刻用的螺丝刀是用回形针改制的。除了它和指甲，没有任何其他工具。哪怕有个刀片也能派上大用场。不过那别想在这里找到。这里是吉勒特的临时住所，位于加利福尼亚山西部

^①美国的县为州以下的行政区

圣何塞市的中度设防联邦男子劳教监狱。

慢一点 再慢一点……

把电路板拆掉之后，他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宝贝——一个灰色晶体管，将它上面的细铁丝弯曲、折断。随后他把晶体管安装到一块小型电路板上，那是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做成的，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线连接起来。

他刚完成，不远处传来重重的关门声，随后脚步声在走廊上响起。吉勒特惊愕地抬起头。

有人在向他囚室走来。噢，上帝，可别……他心想。

脚步声离这里大约五六米开外。他赶紧把自己搞的电路板藏进一本《网络世界》杂志 把收音机零部件一股脑儿装进机壳里 将它靠在墙上。

他躺到行军床上，翻起另一本杂志，这是一本名为《2600》^①的黑客杂志。他一边翻着，一边向无所不能的上帝祈祷。即便是无神论者，一旦进了监狱，用不了多久都会开始同上帝讨价还价。此刻他在心里默念着：请别让他们搜查我。如果搜查，请别让他们找到电路板。

看守透过监视孔朝里望了望 命令道：“吉勒特 立正。”

吉勒特立刻起身，走到监牢后面，双手抱头站立。

看守走进窄小、昏暗的单人牢房。不过这一次不是来搜查。看守甚至没有朝四周瞧上一眼。他只是默默地用手铐将吉勒特的双手铐在身前，带他出了牢房。

在过道的交汇处，这里一边是特别看管的单人隔离牢房，一边是普通牢房，看守转身，领吉勒特拐向一条他不熟悉的走廊。从操场上传来的音乐声、叫喊声顿时消隐。几分钟后，他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两张凳子，都被固定在地板上。桌上有拴

指 2600 兆赫，此为电话公司长途电话频率

手铐的环，但看守没有把吉勒特的手铐往上拴。

“坐下。”

吉勒特应声坐下。

看守离开了，门重重关上。留下吉勒特独自一人，满怀好奇，急不可耐地想立刻回到电路板旁。他打着颤，坐在这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感觉上似乎这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地方，倒像是电脑游戏中一个发生在中世纪的场景。他想，这个牢房一定是丢弃异教徒尸体的地方，这些尸体在肢形架^①上已经四肢脱离，在这里等待着行刑斧高高斩下，将他们碎尸万段。

托马斯·弗雷德里克·安德森有许多名字。

汤姆或汤米是他上小学时用的名字。

在加利福尼亚门罗帕克市上中学时，他沉溺于主持网上公告栏及破译密码进入 Trash-80 袖珍计算机、旗舰机、苹果机等早期计算机系统，当时他有许许多多的绰号，如“潜客”“隐身人”等等。

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斯普林特电信公司和“移动一号”电讯公司的安全部门工作时，人们用他姓名的首字母，称他为 T.F.。当时他专门负责追踪计算机黑客和盗打电话的“飞客”以及相关罪犯（由于他在协助警方抓捕罪犯方面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同事们一致认为 T.F. 这两个缩写字母应该代表“Tenacious Fucker”即“穷追不舍的家伙”）。

在圣何塞任年轻刑警时，他又有了一大串别的名词——在网上聊天屋里他一会儿是科妮 334，一会儿是孤独女孩，一会儿又成了布兰特妮·T。他装扮成各种各样十四岁的花季少女，以笨拙稚嫩的语气给恋童癖发短信。那些恋童癖往往会给这些虚构的梦幻女孩发来邮件，诱惑她们，并提出猥亵要求。然后他们会驱车前往

^①旧时一种以转轮牵拉四肢使关节脱离的刑具

位于郊区的大型购物商场，去赴甜蜜浪漫的约会。到头来却发现他们的约会对象竟是一些手持逮捕令、荷枪实弹的警察。

如今人们常常称他为安德森博士——比如在网络会议上主持人介绍他的时候，或者直呼其名，称他为安迪。不过，在正式档案里他是托马斯·弗雷德里克·安德森中尉，加州警署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组长。

他今年四十五岁，身材瘦长，棕色的鬃发已日渐稀疏。此刻他正沿着一条阴冷潮湿的走廊往前走，身旁是被罪犯和警察都一样称做“圣何”的圣何塞劳教监狱胖墩墩的监狱长，一个个头魁梧的拉美看守跟在他们身后。

他们沿着走廊继续走，在一个门前停下。监狱长点了点头。警卫打开门，安德森走进屋，审视着囚犯。

怀亚特·吉勒特面色苍白——这种白被讽刺地挖苦为“黑客特有的黝黑（被电脑‘晒’出来的）而且身材瘦削。头发和指甲一样都是脏兮兮的，显然许多天没洗澡也没刮胡子了。

安德森注意到吉勒特棕黑色的眼里显出奇特的神情；他眨着眼，好像认出了什么。只听他问道：“你是……安迪·安德森吗？”

“这位是安德森警官。”监狱长纠正道，声音十分响亮。

“你是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的头。”吉勒特说。

“你认得我？”

“几年前我在科姆赛克听过你做的报告。”

科姆赛克计算机和网络安全会议只限于登记在册的安全专家和执法人员参加，不对外界开放。安德森知道，此次会议吸引了全美众多年轻黑客，他们各显神通，想方设法侵入注册计算机系统给自己发入场标识，乐此不疲。但在该会议历史上，只有两三个黑客成功得手。

“你是如何进入的？”

吉勒特耸耸肩说：“我拣了别人丢的标识。”

安德森狐疑地点点头。“你对我的报告有何看法？”

“我同意你的观点：硅片将以大部分人料想不到的速度日益更新，计算机将在分子电子学的基础上发展。这意味着用户将不得不考虑以全新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免受黑客侵扰。”

“会上其他人可不这么想。”

“他们只是一味地诘问你。”吉勒特回忆道。

“你没有吗？”

“是的 我没有 我忙着做笔记。”

监狱长倚着墙 而安德森则在吉勒特对面坐下 说：“根据联邦《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 你被判三年监禁 现在还剩下一年。你侵入西部软件公司的电脑，窃取了大部分程序的源代码，是不是这样？”

吉勒特点点头。

源代码是软件的头脑和心脏，被软件所有者严密保护。一旦被窃，盗贼可以轻易地去除识别和安全代码，重新包装软件，再以自己的名义将软件卖出。西部软件公司的游戏软件、商业应用程序和实用程序的源代码是该公司的主要资产。如果哪个无耻的黑客偷了这些代码，他将导致这家身价十亿美元的公司破产。

吉勒特指出：“我并没有对那些代码做什么。成功下载后，就立刻把它们删除了。”

“那么 为什么你要侵入他们的系统？”

黑客耸耸肩。“我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之类的媒体上见到这家公司老板。他说没人能进入他公司的网络，说他们的安全系统绝对安全 连傻瓜都搞不坏。我想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结果是真的吗？”

“嗯 他们说得确实也对 傻瓜破坏不了。但问题是 他们要防的不是傻瓜 而是像我这样的人。”

“那么，侵入之后你为什么不要把安全漏洞告诉那个公司？”

不做个好人呢？”

做好人是指黑客侵入计算机系统后，向受害公司指出其安全上的瑕疵。这么做有时单纯是为了得到好名声，有时为了金钱，有时甚至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理所当然。

吉勒特耸耸肩。“那是他们的问题。那家伙说没人办得到。我只是想看看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

吉勒特又耸了一下肩。“好奇罢了。”

“为什么联邦法官对你判罚这么重？”安德森问道。一般来说，如果黑客没有使公司业务中止，或者试图把偷窃到的东西出售，联邦调查局几乎不会调查，更不用说把案子提交给联邦最高检察官。

监狱长在一旁回答：“是因为国防部。”

“国防部？”安德森问道，瞥了一眼吉勒特手臂上俗气的文身。那是架飞机吗？不，是一种鸟。

“全是他们瞎编的，”吉勒特咕哝道，“完全是胡扯。”

安德森看了一眼监狱长，后者解释道：“五角大楼认为他编了一个什么程序，对国防部最新加密软件进行了攻击。”

“他们的标准 12？”安德森笑了一下，“你得有十几台大型计算机昼夜工作几个月才能窃取一封电子邮件。”

标准 12 最近取代了数据加密编码标准，成为政府最新的加密软件。它用来给机密资料和信息加密。这道加密程序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出口法中被视为与军火同类而被严格限制。

安德森继续说道：“但是，即便他确实侵入了什么用标准 12 加密的东西，那又怎样？多少人都在试图侵入加密的东西。”

只要加密的文件没有被列入绝密范畴或者被盗，这么做就不犯法。事实上，很多软件厂商怂恿人们侵入用他们设计的软件加密的文件，并为成功者颁发奖金。

“不。”吉勒特解释道，“国防部说我侵入了他们的计算机，发现

了标准 12 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写了一个用来解除文件密码的软件。它可在几秒钟之内解密。”

“不可能，”安德森大笑着说，“不可能做到。”

吉勒特说：“我是这么和他们说的。可他们就是不信。”

话是这么说，当安德森审视着年轻人黑色眉毛下深深凹陷的敏锐的双眼，以及他在身体前面不耐烦地动个不停的双手时，他不禁心生疑惑，或许这位黑客真有可能写出了这样一个神奇程序。安德森自己办不到；也不知道有谁可以办到。但是，无论如何，总之此时此刻的安德森警官态度谦卑，因为吉勒特是个电脑奇才，这个词被黑客们用来形容同行中达到计算机世界最高水平的人。

有人敲门，看守让进两个人。第一位四十多岁的模样，瘦脸，打了定型水的棕黄色头发向后梳，蓄着货真价实的鬓角。他身穿灰色低档西服，洗过多次的白色衬衫太大了，松松垮垮地吊在裤腰外面。他瞥了一眼安德森，兴致索然。“长官，”他无精打采地对监狱长说，“我是弗兰克·毕肖普警探，来自州警署的凶杀组。”他朝安德森绵软无力地点了点头，随后就不做声了。

第二位比第一位年轻一些，也魁梧许多，他与监狱长、安德森相继握了手。“鲍伯·谢尔登警探。”他满脸是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痘疤。

安德森对谢尔登一无所知，但和毕肖普谈过几次话。对毕肖普加盟侦破自己为之专程来到这家监狱的案件，他感觉复杂。就其自身能力来说，毕肖普大概算是个奇才，虽然他的拿手特长是在奥克兰码头区、旧金山黑什伯里地区以及臭名昭著的旧金山油水区^①等贫民区里追踪杀人犯和强奸犯。此案必须有重案部门派人加入，否则计算机犯罪调查组无权——也得不到装备——调查与此案件类似的凶杀案。但与毕肖普在电话上简短交谈几次后，

^① 美俚语，指城市中以奢靡豪华、不良警察可从中大捞油水而闻名的地段。

安德森对他没什么好印象。这个凶杀组的警官似乎毫无幽默感，心不在焉，而更糟糕的是，他对计算机一窍不通。

另外，安德森还听说毕肖普自己并不想和计算机调查组合作。他正忙着侦破马林凶杀案——这个案件的名称是联邦调查局根据凶杀案发生地命名的：几天前三个银行抢劫犯在马林县索沙里度城的美洲银行支行杀死了两名顾客和一名警察，之后便向东逃窜。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往南直奔毕肖普现在的地盘圣何塞地区。

事实上，此刻毕肖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屏幕，大概想看看是否有重新分配任务的传呼或短讯。

安德森对两位警探说：“先生们，请坐。”同时朝金属桌子旁的凳子点头示意。

毕肖普摇摇头，继续站着。他把衬衫塞好，随后叉起双手。谢尔登在吉勒特身旁坐下。但这位身材粗壮的警察随即便厌恶地盯了囚犯一眼，站起身，坐到桌子的另一边，同时对吉勒特咕哝道：“你也许得找个时间洗洗澡了。”

吉勒特回敬道：“你也许得去问问监狱长为什么我一周只洗一次澡。”

“因为，怀亚特，”监狱长耐心地说，“你违反了监狱的规章。这就是你被隔离囚禁的原因。”

安德森既没耐性也没时间听他们争吵。他对吉勒特说：“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希望你能协助解决。”他看了一眼毕肖普，问道：“你要把情况和他简单说说吗？”

根据州警署协议，原则上这个案子由弗兰克·毕肖普负责。但是这位精瘦的警探摇摇头说：“不，警官，你接着说。”

“昨晚一名女子被人从丘伯提诺的一家餐馆诱骗出门，随后惨遭杀害，尸体在帕多拉谷被发现。她是被刀刺死的，没有遭到性侵犯，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

“死者列拉·吉伯森经营一个网站，还举办有关妇女如何自我